

瓶廬遺恨

常熟翁氏傳奇

◎王振羽 著

瓶廬遺恨

常熟翁氏傳奇

◎王振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瓶庐遗恨/王振羽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499 - 2783 - 8

I. 瓶…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011 号

书 名 瓶庐遗恨——常熟翁氏传奇
作 者 王振羽
责任编辑 孙兴春 韩宇新
装帧设计 王 崧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99 号(电话:025-68037410)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7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99 - 2783 - 8
定 价 35.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 - 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新媒体的方兴未艾覆盖一切，不仅仅是传播八卦信息途说官员无行消解公众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在看似混乱如麻到处一团漆黑的困顿无助中，让公众逐步形成共识，认同常识，知道什么是信口忽悠，什么是天下正道，什么是言不由衷，什么是普世价值，在这样的看似杂乱无章之中，芸芸众生再被一些狂人妄人鼓噪得激情满怀血脉贲张，就会越来越困难了。无力对新媒体做一全面入微的考察评估，就仅仅因为新媒体传播的快捷信息的海量搜索的简便而言，网络的确成为了一个大课堂，至少在搜求爬梳钩沉既往方面，诸如对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的解读观察，在这浩瀚的海洋里，我们可以看到多少持之有故的各种说法啊，说法多多，各执一端，固然有点劳神费力，但总比定于一种声音要好得多吧？

中国向称有五千年文明史，五千年较之人类史，也不过是云烟一瞬。不说五千年历史长河的滚滚滔滔，就说千年，人生百年也就只是其十分之一，又有多少前尘旧事都已经悄然往还湮没无闻？有人说，中国史学发达，历史记载各种文献，千年以降，大致可以具体到每一天的时时刻刻，甚至分分秒秒，诸如皇帝的起居注，各种蔚为大观的正

史,再加上各种笔记野史,即使文网密布严加防范,但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各种说法还是能够不胫而走,逐步浮现出来。自宋元到明清民国,就更是如此。可在这样众多繁杂的文本之中,究竟哪种说法更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也只能在各种文本的比较之中,逐步趋于大体一致,这中间见仁见智,囿于襟怀抱负,更囿于见识胆魄,当然也与时代操控者的善恶倾向有很大关联,施耐庵金圣叹何曾想到,在其身后,因为政治人物的评点《水浒传》而引起政潮起伏大波轩然?而因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武功赫赫也沉默寡言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人物的折戟沉沙丧身异域,被多少代读书人奉为精神皈依的孔夫子被“掘墓鞭尸”,多少污言秽语恶毒称谓加诸其身,成为一大奇观,人类文明史上何曾有过如此荒唐绝伦数典忘祖的闹剧?与《水浒传》这样多少还算别致的评点相比,把孔夫子拉出来陪绑侮辱令人匪夷所思,而旧账重提,说是某个人物肯定了电影《清宫秘史》也招致无妄之灾,也就类似儿戏不足为奇了。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生存的环境而超凡脱俗建瓴高屋,可怜的被多次修正自己的目光被牵引的阅读之中,给我最初的粗略印象,清朝大体上是血腥残暴恐怖白色的,晚清更是腐朽堕落卑躬屈膝的,面对历史大势则是颠预无知得过且过毫无章法的,在这其中,翁同龢的形象则更是模糊简单一厢情愿,誉之者说其爱国忠君敢于主战抗击日本侵略欺凌;毁之者则说其短视蛮横横生枝节不顾大局挟嫌报复甚至误导皇帝,导致晚清政局日益糜烂最终残局难收,更有坊间流传恭亲王临终之前反复交代光绪帝说,翁同龢是极端小人心怀叵测绝对不能让其东山再起;也有人说翁同龢迂腐书生辜负了历史机遇摧毁了父亲的惨淡经营也付出了自己的应有代价,名裂身败,晚景落寞。

是这样吗?如果说,原来资料局限,研究初步粗浅,尚可如此简单潦草,人云亦云,但如今,随着资料的更多披露,文献的不断浮出,我们至少可以更为具体地走近翁家父子吧?除了《翁同龢日记》、《翁心存日记》,当然还有大量有心人的辛勤研究。研读历史文本,揣摩复杂心境,体察良苦用心,我们会觉得任何武断的结论简单的认知都是肤

浅而危险的，却原来，翁家父子在满族掌权的朝局之中，浮沉挣扎，既要妥善处理汉人同僚的关系，更要小心维护满人的自尊，还要防范因为地域、见识而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集团，所谓党争纷然，一不小心，就会被吞没啮噬啊！在这样的小心翼翼煞费苦心中，翁家父子也是屡经风浪刀光剑影啊！翁心存闲居十年，翁同书几乎丧命，翁同龢更是晚景凄凉，到盖棺之时指望有一个谥号而不可得，子侄多多，又徒唤奈何？按照常理，军机大臣，掌管过户部等实力衙门，权力可谓炙手可热，当然，权力的确给翁家父子带来过无上的荣耀，但状元侄子的疾病缠身，伴君如伴虎的高度紧张，陪伴两个皇帝的奇特遭遇，其间辛酸，岂是局外人所能体察？

有一位政治强人，晚年喜欢背诵庾信的《枯树赋》，如此纵横天下快意挥洒席卷宇内天马行空之人，晚年为何会“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怎么会感叹“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为何缅怀“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的少年时光？为何会反复吟咏“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翁同龢当然没有他的政治谋略过人权术，但晚年心境为何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最终，品味的都是寂寞绝望无力颓唐？这位政治强人在回答美国人的恭维时，自我解嘲说自己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地方而已，而翁家父子留下的也就是彩衣堂，还有虞山脚下瓶庐的荒草离离而已？

引言 别样的葬礼

光绪三十年(1904)夏秋之交,江南溽热难耐。干旱的北中国战云蔽空,日本、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华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兵戎相见,在中国领土上火并厮杀起来。战争不断升级,从陆地杀到海上,又从海上杀到陆地。无数中国老百姓死于战火之中,枉受池鱼之苦。严重的民族危机,沉重的民族屈辱感,如千钧巨石压在中华儿女的心头。不少人在苦苦思索: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击退瓜分狂潮,避免危亡之祸?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回过头来,重温五年前“戊戌变法”那段血写的历史,回忆“公车上书”那激昂慷慨的情景,缅怀喋血菜市口的“六君子”,思念那些因支持变法而遭贬谪斥逐的士大夫。正当此时,光绪皇帝的师傅,因支持变法触怒慈禧太后被革职编管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怀着变法图强的未竟之志与世长辞了。

翁同龢逝世的消息在中国士林中引起巨大反响。作为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授业师傅,翁同龢一向望重士林。他入仕之后,历督学政,屡典乡试、会试,数次参与国家抡才大典,门生故旧几半天下。尤其是在甲午之战中一力主战反对妥协,戊戌变法中积极支持变法,辅佐光绪推行新政,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敬重。他的死讯一经传

开,许多门生故旧纷纷赶往他的家乡常熟吊唁。一时之间,虞山道上,琴水之滨,奔丧的车马舟楫络绎不绝。

七月五日(夏历五月二十二日)夜晚,南京城外一艘江轮顺流而下,破浪东去。星空下一个人背着双手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他时而仰望满天星斗,时而长吁短叹。当他看到一颗巨大的流星拖着长长的余光自东南天际陨落江心时,不禁惊惧地叫出声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甲午恩科状元张謇。他颓然长叹一声,回身进入舱里。临窗听着江轮鼓浪的哗哗水声,往事如潮,阵阵涌上心头。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出身贫寒,本是江苏南通常乐镇的一个农家子。自小聪明过人,十一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十四岁时,考中了秀才。因家境艰难,张謇难以沿着科举的道路走下去。经孙云锦介绍到淮军吴长庆营中做幕友。吴长庆是李鸿章的老乡,虽行伍出身,却以爱惜人才著称。他十分赏识张謇的才学,特地在营中盖了几间房子,让张謇军中公务之余,温经读史。光绪五年,张謇在江苏学政举行的“会考”中,名列第一,受到学政夏同善的重视。而夏同善和翁同龢是毓庆宫书房的同事,交谊甚厚。他把张謇的人品、才学、坎坷身世写信告诉了翁同龢。向以擢拔人才为己任的翁同龢,自此把张謇的名字记在了心上。

光绪八年(1882),吴长庆率部开赴朝鲜,张謇随军前往。他目睹日本对朝鲜的情况,写成朝鲜善后六策,上书当时的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张极为重视,很快把张謇的上书转交李鸿章,请其转奏朝廷。李鸿章却认为张謇多此一举,“杞人忧天”,竟把张謇苦心孤诣的上书弃置一旁。张謇久在淮军,素闻李鸿章贪鄙妒贤,从此更鄙薄他的人格。后来张謇的上书辗转入京,翁同龢非常赞赏,认为张謇是不可多得的济事经邦之才,决心待机提拔。

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潘祖荫、翁同龢、童华恰巧分任这次乡试的正副主考。入闱后,翁同龢特别关照各房考官,阅卷时注意张謇的卷子。后来童华

得到一份卷子，翁同龢十分中意，“以为可中南元”。他又把这份卷子交给潘祖荫，二人共同评阅，从文气判断，认为必是张謇，遂点为南元。拆封后，果然不错，这样就为张謇以后的科举道路打通了一道重要关口。但张謇中举后，两次会试都没有考中。年龄越来越大，他对科场功名渐渐失去了信心。光绪十八年（1892），年届不惑的张謇第三次赴京会试。翁同龢是这次会试的主考。阅卷时翁同龢一再提醒注意张謇的卷子。阅卷官施纪云荐上一卷，文章中有“历箕子之封”、“走马南韩，雪花如掌”等句子，这显然是到过朝鲜的人。但他又觉得文气不够沉稳老练，不似张謇之作。后来拆封后发现，这份卷子原来是张謇的朋友刘可毅的。而张謇的卷子早被第三房阅卷官冯心兰摒弃了。

紧接着是光绪二十年（1894），为庆贺慈禧太后的六旬万寿庆典举行恩科会试，张謇已经四十二岁，目睹国事日益糜烂，对科名更加心灰意冷。他经翁同龢再三鼓励才勉强参加了会试。结果中六十名贡士，复试名列第十，殿试中了状元。

关于张謇中状元野史传闻颇多。王伯恭的《蜷庐随笔》记述得极具传奇色彩。当时读卷大臣共有八人。八大臣中张之万资格最老，状元出身，位居东阁大学士，名列第一；宗室麟书第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第三，翁同龢位居第四。以下还有薛允升、志锐、汪鸣銮、唐景崇。八人各选一卷，按常规张之万选中的卷子最有可能中状元。但翁同龢认为张謇的卷子“文气甚古，非常手也”，状元非张謇莫属。于是二人争执起来。这时候麟书说：“榜眼我不让，状元我也不争。”李鸿藻则说：“我手中沈卫一卷，敢说全场罕有其匹，但我情愿让翁师傅了，子青相国也就做个人情吧。”显然三人已经结成了统一战线，张之万无奈，只好卖了个顺水人情。这则传闻虽是野史，但足以证明张謇得中状元确实得力于翁同龢的大力提拔。

当时正是帝、后两党相互倾轧的时候，这些流言自然会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她想设法试一试张謇的才学，借以证实翁同龢是否徇私舞弊。恰巧天降瑞雪，慈禧太后

降下懿旨：王公大臣和新科状元随驾到颐和园赏雪。当慈禧太后行至一口大水缸边时，看到雪花落在缸中都随即融化了，只有缸沿上的雪没有融化，兴之所至随口吟出一句：“雪落缸上天赐一条玉带。”回头让张謇对出下联。翁同龢知道慈禧太后的用意，不禁为张謇捏了一把冷汗。谁想张謇不假思索脱口应道：“虹出海外地涌半副金环。”对得既工稳又吉祥。慈禧太后非常高兴，对翁同龢的猜疑也打消了。

船到福山，张謇弃舟上岸。此时天已大亮。踏上常熟的土地，三天前他动身去南京的时候探望恩师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此时的翁同龢已近油尽灯残，但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紧紧握着张謇的手，倾听张謇叙述朝局变化的情况。病榻前张謇向老师介绍了“立宪”方面的有关情况，通报了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吏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翁同龢虽然气息微弱，但头脑仍十分清醒，当即表示赞成张謇的主张，认为这可能是一条使国家避免危亡的途径。他自知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病榻上以《四书》集句的形式，自撰了一副挽联，命张謇书写下来：

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予知免夫。

张謇把仆人熬好的参汤捧起来，准备侍奉恩师饮用。翁同龢示意让他放下。接着口授遗疏，让张謇代书。在遗疏里他希望光绪皇帝“励精图治”，使国家“训至富强，四海苍生，咏歌圣德”。张謇深为恩师对君对国的耿耿忠心感动了。他含泪把遗折缮写完毕，答应恩师仙逝后代为转奏。因为应刘坤一之邀，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南京一趟。他依依不舍地拜别了恩师，离开了虞山。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师生的永诀。

绿树葱茏的虞山已在眼前，悲怆塞满张謇的胸膛。他下了马车，挥退从人，步履踉跄地奔向恩师的灵堂。

灵堂设在虞山西麓鹄鸽峰下的“瓶庐”。这是翁同龢革职回籍之后为避世远祸的

栖身之所。这座简朴的京式小院，山环水绕，苍松翠竹掩映，环境十分静幽。张謇曾多次来这里看望恩师，每次都给翁同龢带来安慰和温馨。他还时常让人给贫病中的老师送些银两和生活必需品，尽量使谪居的翁同龢免受冻馁之苦。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太熟悉了，但如今人亡物在，处处令人伤神。来至灵前他已经热泪纵横，泣不成声了。

灵柩停放在“瓶庐”的小小客厅里。翁同龢临终反复交待家人丧事尽量从简，“身后不得铺张”。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葬礼却空前盛大。灵堂里层层叠叠挂满了挽幛、挽联和悼念的诗词。这些都是名家手笔，饱含着敬忱和哀思。无论从当时还是以后来品评，这些作品都是稀世珍品。尤其这些挽幛、挽联上的落款，就足以使这间简陋的灵堂增色生辉，平添许多肃穆、庄严、尊贵、崇高的气氛。张謇一眼便看见居中正是自己代恩师书写的那副自挽联，它的右边是经学大师俞樾俞曲园的大作，金钩铁画，如刻如削，力透纸背。上面写道：

白傅一篇醉吟传，缘图两代帝王师。

俞曲园这副七言联语，耐人咀嚼。他把先师比做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既表述了自己的敬意哀思，也为死者沉冤未雪，至死没有得到应有的追谥愤愤不平。张謇暗暗点头。紧挨俞曲园的挽联，是被刚毅、荣禄之流诬蔑为“翁门六子”之首的汪鸣銮敬献的挽诗。汪鸣銮，字柳门，号泊亭，浙江钱塘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官吏部右侍郎。马关订约时，他极力反对割让台湾。光绪亲政后他积极辅佐光绪，因而被作为翁同龢的羽翼首先剪除，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革职斥逐。他是甲午年恩科殿试的读卷大臣之一，与张謇谊近师生。翁同龢革职回籍，隐居虞山，生活十分困窘。汪鸣銮不顾恶劣的政治气候下自身的安危，多次来山中探望老友，并给翁同龢以经济上的帮助。在翁同龢七十岁寿辰时，汪鸣銮专程从苏州来到虞山，携带酒馔寿礼为他祝寿。这使

孤独苦闷的翁同龢得到极大安慰。张謇细看洎亭先生的挽诗，一改往常那清秀俊逸的风格，显得十分苍劲古拙，笔酣墨饱地写道：

黄扉归去白云身，翰墨流传自有神。

千载是非君莫问，即论八法亦传人。

汪鸣銮的挽诗旁边，是常熟翰林、翁门弟子徐兆韦的挽联，字字结体严谨，柳骨颜装，刚柔兼备，颇有乃师风韵：

戊戌政记，长安官词，倦眼阅沧桑，更为师门增一恸；

瀛海仙班，苏斋题跋，深心托毫素，即论馀事宜千秋。

张謇再看左边，第一副挽联，是翁门弟子、贵州巡抚邵松年敬献的。这是一副六十字长联，既有对师门恩情的眷恋，也有对老师不幸晚年的哀叹：

秋赋曾膺蔗鶚，春官又快登龙，执经荷上相传心，忆文评屡赏雄奇，壁垒精严旗鼓整；

管钥付彼童奴，几格置于藩国，掩卷涌古缘跋尾，叹晚况柳下河蕉，平泉冷落陆庄荒。

左边第二副长联，足有七十个字，是翁氏门生、翰林孙雄敬送的。上联赞老师的勋名功业，叹老师的不幸遭遇，婉转指出这种不幸是“后党”陷害所致；下联盛赞老师的学问、在士林的崇高地位兼及师生情谊。字为寸楷颜体，工整谨严，笔力劲健，深得《多宝

塔》精奥：

怨李恩牛，朝局怀十年党祸，叹孤臣去国，寸心常恋九阍，若论彤史勋名，定魁
宰相世系表；

杜冠马帐，儒林拜百代人师，痛小子奔伤，一面竟成千古，自愧青山沦落，空玷
寒门弟子班。

张謇看到这里，又触动心中伤痛。“一面竟成千古”，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追悔！刚刚擦去的眼泪又涌泉似地流了下来。他难以再看下去，起身走进老师的书房，挥泪题了两副挽联。其一曰：

公其命何如？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其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

其二曰：

饒先公亡，公试读时人之诗，投畀有此，投畀有吴，继以豺虎；
厄不天问，天乃与康成以梦，今岁在辰，明岁在己，嗟哉龙蛇。

张謇书写完毕，翁家立刻命人悬挂在灵堂中显眼的地方，马上引起许多凭吊者的啧啧称道。大家都说，不愧为死者的高足。这两副挽联对翁同龢一生的道德文章作了高度评价。张謇把恩师比做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朱筠、朱珪兄弟，称赞他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同时又端方正直，守正不阿；绝不像明朝的李东阳那样，不顾操守，依附周旋于

权阉刘瑾门下。尽管像东汉的清流那样,被奸邪小人谗害,但时光流逝,当年那些谗害诬蔑之词,已经不攻自败,读一读时下流行的诗词就知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那些奸人(刚毅之流)已经遭到了惩处和唾弃。他还把恩师比做汉代大儒郑康成,称颂恩师对皇帝的赤诚,说恩师始终关心着皇帝和国家的命运。

翁同龢身后乏嗣,但出殡那天,执紼送葬的人数以千计,灵车前设案哭祭者接连不断。张謇执紼在前,既为老师悲哀又为老师自豪。细雨蒙蒙,道路两旁冒雨伫立着满怀敬意和哀思的人群。松柏垂泪,琴水呜咽。风声夹着哭声,雨水和着泪水,悲哀笼罩着虞山。

虞山脚下的一抔黄土,掩埋了赍志而死的翁同龢。它留给张謇,也留给后人无穷无尽的思念……

目录

引言 别样的葬礼	001
----------	-----

第一章 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

一、家风清白守义型	001
二、蟾宫折桂	020
三、喜跃龙门	028
四、辞官养亲	032
五、避难灵岩山	038
六、入阁拜相	053
七、“五字号”风波	063
八、尽瘁弘德殿	069

第二章 安徽巡抚翁同书

一、知兵翰林	074
二、临危受命	076
三、失陷定远	090
四、寿州被困	093
五、被劾入狱	107
六、马革裹尸	115

第三章 湖北巡抚翁同爵

- 125 一、蒙荫入仕
- 128 二、跻身地方大员
- 133 三、终成封疆大吏
- 137 四、署理湖广总督

第四章 两代帝师翁同龢(上)

- 147 一、状元及第
- 154 二、陕西学政
- 172 三、为父案奔走
- 182 四、初为帝师
- 194 五、同文馆风波
- 207 六、身似阊门解缆船
- 222 七、得依福地沐新恩
- 235 八、刑部任上

第五章 两代帝师翁同龢(中)

- 262 一、再为帝师
- 279 二、立身南北之间
- 293 三、本纪班书仿子长
- 305 四、奉旨审理云南报销案

五、短暂的军机处行走	324
六、抄书读画小神仙	337
七、出任户部尚书	357
八、与李鸿章的恩怨	376
九、为君选才	392
第六章 两代帝师翁同龢(下)	
一、参预处理日韩事变	408
二、慈禧太后六旬庆典	420
三、再入军机	428
四、主战亦难和亦难	438
五、秘荐康有为	455
六、手拟《明定国是诏》	464
七、老夫惯听怒涛声	472
八、在戊戌政变的风波里	484
九、凄凉到盖棺	492
跋	504